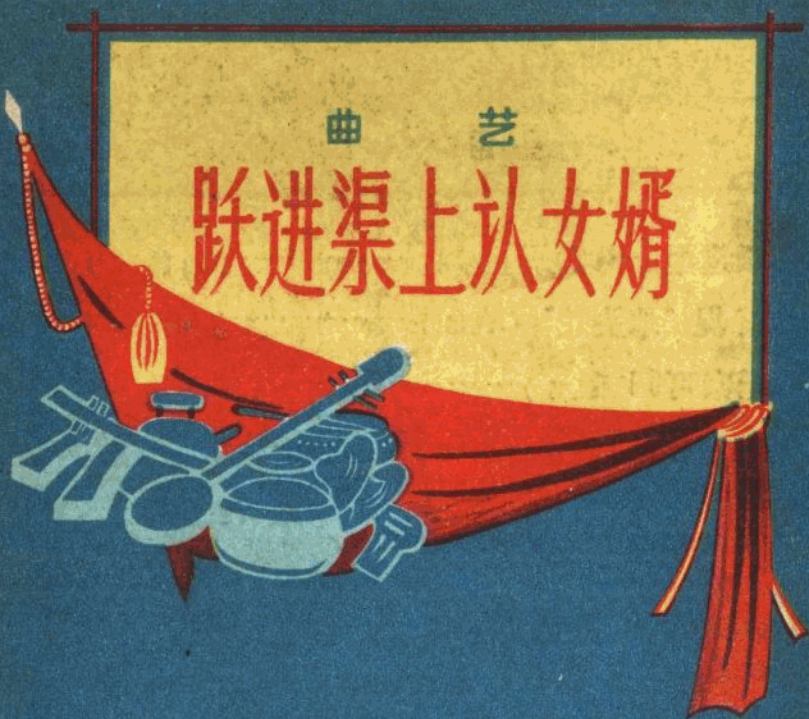


曲 艺

跃进渠上认女婿



山西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里汇编了五个曲艺。“跃进渠上認女婿”(鼓詞)写一个老汉忠厚、积极，可就是看不慣姑娘們自找对象。在修渠时，他遇上了一个小伙子，干劲冲天，引起了他的喜爱，后来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他女兒自找的对象。夜捉“地头蛇”(說唱)写一个落后社員在社里說謊搞鬼，想把粮食賣給投机粮販，后經社长教育認識了自己的錯誤，捉住了粮販“地头蛇”。“无家可归”(說唱)、“李大嫂籩米”(快板)、“消灭蒼蝇”(相声)都是反映群众积极消灭四害的故事。



躍 進 渠 上 認 女 婿

※

山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太原井州西街十三號)

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晉出字第貳號

太原聯合工廠印刷 山西省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0,000字

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九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數：1—4,100冊

統一書號：10088·210

定 價：一 角

目 录

- 跃进渠上認女婿(鼓詞)……………桂 株 (1)
- 夜捉“地头蛇”(說唱)……………刘鉄城 (4)
- 无家可归(說唱)……………程复义 (11)
- 李大嫂簸米(快板)……………王易风 (17)
- 消滅蒼蝇(相声)……………施國祥 (22)

716.1

863

跃进渠上認女婿（鼓詞）

桂 株

說的是橫貫南北的跃进渠，
渠上千万个英雄創奇迹。
咱不表众多英雄汉，
只說那西庄老汉李振西。
振西老汉人人夸，
干起活来后生也难比。
可就是有一样怪脾气，
看不慣姑娘自己找女婿。
他有个閨女叫瑞菊，
中学毕业回到村里。
可偏偏就自己找了对象，
住在那东庄叫明玉。
两人都是共青团員，
都是农业社里一面旗。
捎书帶信常来往，
工作、开会、赶集、看戲也
在一起。
老头知曉这宗事，
吹胡子瞪眼常生气。
听人說他閨女对象是庄稼

汉，
他十个心眼里不乐意。
逢人就說他閨女沒出息，
不給他老臉爭口气。
今日說：“嫁上个受苦人有
啥好！”
明日講：“一輩子就会把土
圪垯欺！”
父女俩見面別扭多，
話說半句也不投机。
自从跃进渠开了工，
东西两庄协作鬧水利。
东庄明玉当队长，
西庄队长是瑞菊。
两个庄挑战夺紅旗，
鼓足干劲要爭第一。
你看那工地长短十几里，
刨的紧来担的急。
担的犹如离山虎，
刨的就象掘土机。

远看好象一条龙，
近看好似逢大集。
各种声音汇一片，
歌声响彻云端里。
第一段工程两庄同时完，
领导上没法奖红旗。
紧接着接受新任务，
二段工程要比高低。
这段工程不平常，
要破高崖四丈余。
越是难干劲越大，
振西老汉劲也起。
这一天正在节骨眼，
他对着女儿小声提：
“妮呀，这次咱定要争头名，
给咱庄里留名气”。
瑞菊听了父亲话，
心里不住笑嘻嘻。
连忙悄悄把话传，
今天晚上要突击。
夜半明月偏了西，
瑞菊领上人马来开渠。
来到工地吃一惊，
东庄人早已经不声不响干的急。
早听说东庄队长领导的好，
一見此情果不虛。

急坏了老汉李振西，
二话不说跳进了渠道里。
他顺着崖根刨下去，
恨不得一镰开成渠。
抡起镰头快如飞，
大汗如雨往下滴。
一旁再看东庄的，
和他挨着个小伙真积极。
十冬腊月穿单衣，
肩宽膀粗好样的。
又是刨来又是担，
脸上还总是笑嘻嘻。
别人担一次他跑两回，
土筐堆的满满的。
别人一镰刨五寸，
他一镰下去一尺也有余。
振西老汉看在眼里，
嘴上不说心里暗服气。
这样的后生可少有，
但不知姓甚名谁家住在哪
里。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儿，
一辈子心满意也足。
老汉不愿落了后，
急的两手抓脑皮。
拼命朝着崖底刨，
只想一口气赶上去。

轉眼刨進了好幾尺，
安全生產也全忘記。
只聽得卜簌卜簌連聲響，
啊！高崖上土塊往下掉的
急。

一批崖土裂了縫，
塌下來可真了不得的。
眾人一見着了慌，
連喊危險快躲避！
振西老漢猛吃驚，
兩腿發軟提不起。
旁邊那個小伙子着了急，
不顧生死搶上去，
抓住老漢就往外推，
使勁推了個咀啃泥。
正這時嘩啦一聲響，
頭上的高崖塌下地。
小伙子一步跑的慢，
一條腿壓在了土堆里。
老漢脫險回頭看，
又驚又急說不盡心中多感
激。

人們圍上一大羣，
忙把小伙子來扶起。
瑞菊也連忙趕上前：
好懸呀，今夜差點出問題。
老漢哆哆嗦嗦擠到前面，

對着小伙結結巴巴表心意：

“全怪我想吃大饅頭，
恨不得一齧開成渠。
今天救我全虧你，
鬧出這事真對不起。
瑞菊，快來謝謝人家吧，
要不是人家，我現在早已被
壓成泥。”

瑞菊把明玉看一眼，
又是欽佩又是感激，
滿懷心意想要講，
一下不知從何說起。
口里只是把爹怨：

“實在不該太性急。”

她一句話兒剛說完，
東庄一個叫大楞的瞞了氣：

“這個老頭你不小心，
好懸把我們隊長壓土里。

我們隊長樣樣強，
三村五村難挑一。

假若出了什麼問題，
你村的隊長就不依。”

只說的瑞菊漲紅了臉，
只說的老漢圓瞪兩眼摸不着
底。

還是瑞菊大方開了口，
叫了聲“明玉你受委屈。

这就是我的老爹爹，
快来行个见面礼。
怪我爹为争第一太冒失，
砸了你腿我心急。”
她转身再把爹爹叫：
“爹，这就是我自找的对象
王明玉。
你不是说庄稼汉不好吗，
庄稼汉救人不顾自身体！”
老汉听罢女儿话，
恨不的有缝钻地里。
脸上一阵红来一阵白，

思前想后怪自己。
他一手拉住明玉手，
一手拉着亲闺女：
“孩呀，俺人老思想太古怪，
好事当成坏事提。
我割了我这旧脑子，
向你们青年来看齐。”
众人听了拍手笑，
都说是两件喜事合了一。
这就是跃进渠上认女婿，
一段故事讲完毕。

夜捉“地头蛇”（说唱）

刘 铁 城

说了个社员叫李双合，
他一顿吃五斤白饅饅。
（白）嚙！怎麼吃這麼多啊？
你要想知道这奇怪事，
听我仔細往下說。
这李双合年青力又壮，
可就是思想落后問題多。
农业社里他磨洋工，
可起早搭黑刨荒坡。

别人都是一人一分自留地，
他一人就开出荒地一亩多。
种下了小麦一大片，
一心只想多吃饅。
这一年小麦收成好，
社員們个个笑喝喝。
社里头一人能分二百斤，
李双合光自留地就打二百斤
还多。

加起来就是四百来斤，
比別人多了一倍多。
他半夜睡覺做梦也笑，
这一下发财就数我。
眼看着就要分麦子，
这天晚上社里开会把分配原
則向大家說。

社长說：“咱們今年虽然丰
收，

也不能忘記了勤儉和節約。
自留地收的麦子也不錯，
頂到口粮数內才适合。
不然就一定会造成浪費，
于国家于个人都不妥。
節約下麦子咱就能多把余粮
卖，

支援祖国工业建設。

李双合听罢社长的話，
就象是一声悶雷炸心窩。
只攪的心中七上八下不安
定，

低着个脑袋胡琢磨：
前两天，我到赵庄把集赶，
碰見了粮販子赵庆佗。
商定了卖給他二百斤麦，
黑市价一斤能卖三毛多。
二百斤麦子就是六十块，

到手的錢財可不能白放过。
假若是我的小算盘落了空，
你說叫人有多恼火！

不行不行絕對不行，
一定要把小麦往回夺。
要想把麦子弄到手，
还必須編套瞎話对社长說。

双合打定了坏主意，
当天就开始准备着。

每頓飯只喝碗白开水，
再咬上一口黃窩窩。

双手紧紧褲腰帶，
躺在炕上就硬挺着。

三天沒吃一頓飽飯，
把双合餓了个好傢伙。

直餓的肚子里磨磨响，
簡直就象开了鍋。

他晃晃蕩蕩下了炕，
真跟病人差不多。

移步走出大門外，
去找社长周玉波。

这一天，玉波正吃早晨飯，
忽听得，院里有人叫三哥。

玉波忙往窗外看，
一眼看見了李双合。

只見他，
搖搖晃晃沒精神，

滿臉怒氣不平和。

玉波看着心發悶，

冲着雙合忙噉喝：

“雙合快到屋里坐，

脫鞋上炕把粥喝。”

雙合低頭把屋進，

歪屁股就在炕沿上坐。

玉波說：“兄弟你这是咋

啦？

好象身上纏病魔。”

雙合說：“我正為这事來找
你，

社長你千萬要幫幫我。

都只為我的飯量大，

干糧粥飯吃的多。

光靠社里分下的不夠吃，

我請求：我的自留地麦子必
須要另外分給我。

這兩天光顧節約糧，

你看：餓得我頭昏眼花腿難
抬來腳難挪。

我說的都是真情實話，

餓死了人你社長可得負責。”

玉波說：“別人也和你分的一
樣，

為啥別人都够就你缺的多？

為啥別人都贊成自留地麦子

頂口糧，

就你一個人說不適合？”

雙合說：“唉！我的好社長
哩，

我不是已經告訴你我吃的
多？

要是不信咱打个賭，

我一頓吃五斤白饅饅。

別人能不要自留地麦，

我不要可就不能活。”

玉波說：“你若真是飯量
大，

这个事情倒好說。

特殊情况要照顧，

消費定額可以增多。

統購不是叫咱挨餓，

是叫咱都有好生活。

你沒有吃飽不要緊，

今早在我家把粥喝。

我看你飯量有多大，

能吃多少白饅饅。”

說着話忙把筷子遞過去，

李雙合，忙着上炕把鞋脫。

偷偷地松開了褲腰帶，

順手抓起兩饅饅。

心暗想：我整整三天沒吃飯，

肚子里空的了不得，

我吃他个盆乾碗也淨，
我的自留地麦子他准給我。
李双合，狼吞虎嚥吃了个
快，

不一会吃了五斤多。
直吃的，盆也乾来碗也淨，
空了籠屉乾了鍋。

直吃的，双合毛腰也毛不
下，

肚子象扣上了一口鍋。

腆着个胸脯回家走，

手扶着墙根往前挪。

进了門，一歪屁股上了炕，

两只泥鞋也沒顧的脫。

渾身撐得真难受，

撫着个肚子直嘔喝！

（白）老天爷呀！你往下行吧，你
若不行，我可也就不行了。你
看這，撐壞啦！

直撐得，双合三天沒吃飯，

直撐得，上吐下瀉真忙活。

到四天头上他更难受，

眼看就要死不能活。

双合在炕上正翻滾，

走进来社长周玉波。

双合說：“三哥 你快行行
好，

无論如何你要救我。

我……我……昨晚我着凉得
了病，

眼看就要不能活。”

玉波一見不怠慢，

忙找来医生孙金鐸。

立时抓来了三包药，

刷鍋子添水紧忙活。

一鍋草药还没熬好，

西方太阳就落了坡。

直熬到天色快半夜，

双合才把湯药喝。

一碗药湯才下肚，

双合忽然一事又上心窩。

暗想道：今天本是六月初
六，

庆佗拉麦子要来車。

前几天俺俩定好了計，

今晚他一定来找我。

我的麦子还没弄到手，

这一傢伙可砸了鍋。

社长要知道了这件事，

丢人败兴就沒法說。

他想罢多时心生一計，

开言有語叫三哥：

“天快半夜你回去吧，
后半夜別再守着我。”

玉波說：“你就是光身一个人，

身子鬧病困难多。

端屎端尿沒人管，

更沒人給你口開水喝。

社里就是社員的家，

有什么困难就對我說。

你只管安心養你的病，

千万不要胡琢磨。”

社長說了這麼一番話，

双合又不住犯搶奪：

他講的句句是實話，

社里對我的照顧就是多。

我從小死了父和母，

受窮受苦無着落。

要不是入了農業社，

哪來今天的好生活；

要不是入了農業社，

我孤身一人今晚就不得活。

社長半夜不睡服侍我，

他不是為我又是什麼！

我偏要和社兩條心，

一心想自己發財把路走錯。

將心比心看一看，

倒叫我双合心里好難過。

看樣子社長是不走了，

今晚上他一定不離我。

倘若是一會小車到，

我那時對社長又說什麼？

倒不如從此悔過走新路，

早點坦白照實說。

他想罷多時主意定，

爬起身來又叫三哥：

“我辦了一件丟人的事，

今晚我坦白對你說。”

（白）“說吧！咱哥倆沒外人。”

“我說飯量大那是瞎話，

為的是能分下糧食多。

我鬧病也是撐的病，

冷風也沒凍着我。

都只為闖下糧食去黑市上

賣，

個人想發財哪管社里和祖

國。

趙莊有個糧食販，

他的名字叫趙慶佗。

前幾天俺倆定好計，

今晚上下半夜他就來車。

我就把麥子賣給他，

一斤麥他給我三毛多。

為發財我說謊來搗鬼，

這種作法真缺德。

這本是以往實情話，

千萬別對外人說。”

玉波說：“統購統銷實在

好，

我不說你可不明白。

國家不是把錢賺，

為的是咱們全能过好生活。

前一年咱們省發大水，

缺糧三十五億斤還多。

因為統購搞的好，

全國二十二個省把糧撥。

四川省，山最多，

人又揹來馬又馱。

黑天白日來搶運，

爬了高山過大河。

到咱省足有八千里，

一斤要折合三毛多。

可賣給咱，每斤玉米八分

二，

你說這賬怎麼合？

湖南省有個羅田縣，

一百一十萬斤糧食給咱撥。

五十里河道真難走，

冬天薄冰又封了河。

手推着竹筏把糧運，

一步一步往前挪。

腳手凍的紅又紫，

受的苦處真沒法說。

我今年活了六十六，

舊社會苦處我嚐得多。

還記得民國六年發大水，

房子倒的可真多。

五穀雜糧沒收一粒，

家家全部沒了生活。

為吃飯，枕頭批子倒了個
淨，

為吃飯，家家去把樹皮剝。

直餓的，東鄰你大伯上了
吊，

直餓的，西鄰你孀子投了
河。

偏趕上，你娘那年把月子
坐，

頭一胎生的你大哥。

餓的你娘得了病，

你大哥也沒了奶水喝。

趙慶佗，那年他存糧真不
少，

少說也有五十車。

他一斗糧食換咱一畝地，

一下子換了兩頃多。

當年就成了暴發戶，

我那年給他扛的活。

想想過去受的苦，

足足能裝十幾車。

趙慶佗他是有名的糧老虎，

外人送号“地头蛇”。
一贯的投机倒把搞黑市，
为非作歹有罪恶。
今晚上他不来还罢了，
来到了咱抓他这坏傢伙。”
玉波话音才落地，
猛听得有人喊双合。
声音就在大门外，
正是粮贩子地头蛇。
玉波一听心好恼，
象火上澆油差不多。
輕輕地开门向外望，
見門口停着独輪胶皮車，
有四条口袋車上放，
一边站着赵庆佗。
庆佗只当是双合到，
急忙进前把手握。
玉波手急眼又快，
上前抓住他胳膊。
庆佗留神仔細看，

才見是社长周玉波。
吓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渾身发抖乱哆嗦。
弯腰低头又拱手，
直想着趴下把头磕：
“社长社长你饒命，
就当是积了八輩德。
我今后决不再把粮販，
好好在社里去做农活。”
玉波說：“你狗咀改不了吃
臭屎，
甯揀着好話跟我說。”
他倆在街上大声嚷，
民兵可全都集了合。
灯籠火把明又亮，
就跟打狼差不多。
忙把粮販上了綁，
送政府要处理这坏家伙。
你要問这是什么段，
这就叫“夜捉地头蛇”。

無家可归（說唱）

程 复 义

說的是六月三十兒黑咕嚕
咯，

万里无云滿天星。

只听得嗡嗡又是又是哼哼，
就在垃圾箱旁落着一个蚊子
俩蒼蠅。

蚊子孤苦伶仃沒有伴兒，
俩蒼蠅还是一个母的一个
公。

蚊子头青臉腫負了伤，
翅膀上还有个大窟窿。

两个蒼蠅也殘廢啦，
加起来十一條腿兒仨眼睛。
一个个兒无精打彩不說話；
搭拉着脑袋唉声叹气直哼
哼。

还是蚊子先开口，
想找点兒話头兒提精神：

“蒼蠅大哥，咱俩数誰的本
事大？

咱两个誰最有本領？”

蒼蠅說：“要說得數我能耐
大，

咱两个我最有本領。

我能够叫人們得霍乱，

还能傳染腸胃病，

能叫人渾身发燒不吃飯，

碰巧了能叫他全家大小不安
生。

到那时傾家又蕩产，

只鬧的他們妻离子散各西
东。

因为我繁殖后代能力大，

一年能生千千万，捉不完来
拿不净。”

“嚙！大哥你光会吹大話，
难道說不覺得臉发紅？

你說的那是旧社会，現在可
不中用了，

大嫂子剩下了五條腿兒，你
也成了独眼龙。

你別看我的身子小，

說起來真比你兩能。
先說我有一對夜光眼，
到天黑我就出來把人叮。
我能叫人們發瘡子，
還能傳播絲蟲病，
要叫他們得了大腦炎，
不出三天就要命。
多少年來人們想把我除掉，
可是他們沒吃沒穿人手不齊
就是拿不淨。

趁機會我就大發展，
只多的數也數不清。”

“算了吧，趁早兒你別瞎瞞
瞞，

自古常言說的对，好漢不提
當年勇。

如今的世道兒變了樣兒，
你我是光能說來不能行。

聽說要七年變成四無國，
今年就要把咱一掃淨。”

一句話勾起了蚊子的傷心
事，

齧着個尖咀直囑囑：

“你們倆好歹還是一對兒呢，
我自己往后還怎麼把兒女
生。

消滅俺全家我不惱，

不該用滴滴涕剿了俺九族大
小滿門庭。

要不是我趁風跑的快，
也得到陰曹地府去報名。

人們這個勁頭兒比老虎都
猛，

他們為啥對咱這樣不留情？”

“兄弟你別裝糊塗旦，
這個道理很顯明。

常言說作了惡的終該死，
殺了人的得償命。

咱們兩家都有血債，
這筆賬人家今天要討清。”

“叫我看他們是大青白天做
好夢，

咱們也不是省油的燈。

趁晚上人們不注意，
咱們搬到別處行不行？”

[白] “別處就不除四害啦？”

“噫！十個指頭豈能一般兒
齊啊？咱這地方緊，別處就興松。
哪里運動松，咱就在哪里安家
落戶。我是不行啦，蒼蠅的香
煙後代可就靠你們倆啦。事不宜
遲，趁天黑，咱們馬上動身。”

“對！”

“好！”

“走！”

这三个家伙商量好一抖翅膀
騰了空：

“咱由这先奔保定再順着鐵路去北京。”

“叫我看你这是瞎做梦，
那地方去了保險活不成。”

“要不咱就往东拐，
到天津看看成不成？”

說着話眼前就来到，
往下一看吃一惊，

麻大哥进了醬肉舖，
从油鍋里出来改了名。

老鼠大娘也沒了影兒，
光尾巴就装了五十桶。

“咱們这附近都一样，
倒不如远走高飞再往东。”
順鐵路出了山海关，
由錦州、沈阳、撫順到了四平。

“这几个地方都一样，
好象是跟咱們那里人犯了一个病。

看样子这里不是好光景，
齐齐哈尔、黑龙江咱去了也是白費工。”

这长春、吉林沒敢停，
一直向南奔了安东。

“呀！这里鬧的更不善，
标語上还掛着咱的名。
对待咱如同是反革命，
把咱看成和美帝一般同。”

“要不咱就往南冲？”

“再往南可就要出国境
啦！”

(白) “按你这么說咱們就無家可
归啦？” “別愁，中國這麼大
地面兒，咱們還怕找不到安身
之处哇！我看咱還是回关里再
看看去吧。”

“回去？那还得打从鞍山
过，

那里的杀虫药噙的我头疼。
蒼蝇說：“咱可以先到大连
去，

要不咱再从旅大跨海上山
东。

說着就来到烟台市，
威海由这看正东。

这两地的情况都一样，

“咱們的伙伴兒都当了俘虜
兵；

咱們赶快到青島去，

那里有俺的三亲六友和宾
朋。

来到了蒼蠅就要往下落，
蚊子拉住說不行：

“你做事不能太大意，
先叫出个伙計来把情况了解
清。”

蒼蠅一听说“对对对！”
把咀一咧就哼哼：

“三大爷、二表兄、爷爷、
奶奶和祖宗，
还有我內弟的小舅子的叔伯
哥哥綠头蠅。”

整叫了三天并三夜，
下边兒是鴉雀无声沒动静。
蚊子說：“你看怎么样！
你下去就得吹了灯。
这里修的净是疗养院，

（白）你的親戚朋友啊，
前三年早就沒有影啦！”
說着又到了济南去，
見勢不妙又到开封。
开封市大鬧除四害，
它三个由郑州一拐到內蒙。
走遍了归綏、包头、張家口，
慌里慌張又奔到大同。
圍城轉了一圈兒半，
进雁門关走宁武过忻州直奔
太原城。

一边兒飞一边兒直說話，
看样子蚊子挺高兴：

“蒼蠅大哥，到太原咱就有
了命啦，
城里有個黑龙潭，那是俺的
府門庭。

俺祖先常在那里坐皇上，
还有六院并三宮。
瘡痍蚊子掛元帥，
黑斑蚊帳前当先鋒。
黑龙潭方園几里地，
臭水坑就有三四頃。
你要跟我到了那里去，
它們一定很欢迎。”
蚊子信口开河正高兴，
咚！哪！啥家伙把蚊子碰了
个倒栽葱。

碰的蚊子着了疼，
摸着脑袋直哼哼：
“这是誰走路不看道，
莫非說你在肚子里头长眼
睛？”
蒼蠅一看高了兴：
“哟！这不是俺叔伯哥的大
盟兄？
你家里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慌慌張張臉发青？”